

## 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研究：回顧與審視

### Hartshorne's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Methodology : Retrospect and Examination

池永歆<sup>a</sup>

Yeong-Shin Chyr

#### Abstract

Richard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nd his other works of geographical methodology were mostly designed as a response to the tradition of Carl Sauer's Berkeley School. Hartshorne primarily took Hettner's system of geography as a model to establish his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But as this article shows, Hartshorne adapted Hettner's viewpoint for his own end, and by thi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among the sciences in America.

In this article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y's ontology is the key to illuminat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rather than what Hartshorne has done in his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Keywords :**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Hettner, Sauer, geographical methodology

#### 摘 要

哈特向的《地理學的性質》與其它方法論著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係為反駁紹爾柏克萊學派的觀點而撰述。哈特向主要以赫特納的地理學觀點，作為其方法論的立論依據。由本研究可看出：他係以改編的方式，而再現赫特納的觀點；其首要目的在於想經由德國地理學知性傳統的採納，確立地理學的學科屬性，而鞏固地理學在美國學術中的地位。

哈特向於《地理學的性質》所採取的論述方式，即以地理學者曾說過什麼，而歸納這些主張的表面意義，實忽視這作法本身，絕無法展現他所欲達成之地理學的性質或本質的闡明；亦即，本研究認為有關於此課題討論，須由地理學的存在論基礎的確認，方能闡釋地理學科的性質。

**關鍵詞：**哈特向、地理學的性質、赫特納、紹爾、地理學的方法論

---

<sup>a</sup> 嘉義大學史地學系副教授。

## 前 言

台灣地理學界許多論及地理學思想的文章或專書中，常由理察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1899-1992）著作的看法，而談及哲學家伊曼努埃·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對地理學的貢獻，以及其他德國學者對地理學領域的觀點，特別是阿弗列德·赫特納（Alfred Hettner、1859-1941）與奧托·徐律特（Otto Schlüter、1872-1959）的主張。在很大的程度上，中文文獻所呈現之 19 世紀或 20 世紀初葉德國地理學觀點<sup>1</sup>，大抵承襲自理察德·哈特向於《地理學的性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1939）的主張<sup>2</sup>。

此外，常被台灣學界引用或論及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理念史》（*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一書【以下簡稱《所有可能的世界》】<sup>3</sup>，對 19 世紀迄 20 世紀中葉前德國地理學的論述，亦多所引用《地理學的性質》的看法。這可在此書引文的註解處，清楚地看到；例如：《所有可能的世界》對於康德地理學觀點的說明，除引用阿迪克斯（E. Adickes）所編的《自然地理學》以及梅伊（J. A. May）的看法外，幾乎就是憑藉哈特向於《地理學的性質》對康德觀點的敘述（Martin and James，1993：109-111）。若進一步與《地理學的性質》論及康德的部分參照，則可發現論述的方式、觀點無甚大的差異（Hartshorne，1976：35-36、38-44）。而哈特向對於赫特納地理學觀點的闡述，亦被重述於《所有可能的世界》第八章「德國新地理學」之「分布論概念」（*the concept of chorology*）的專節中（Martin and James，1993：172-176）。

《地理學的性質》在地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常被標誌為 20 世紀中期較具代表性的地理學方法論（*geographical methodology*）著作<sup>4</sup>，它在現代地理學發展史上的意義，曾被許多學者所論及（Johnston and Sidaway，2004：50-51；Martin，1994；Martin and James，1993：362-365）。但大部份論及哈特向地理學方法論的著作，卻甚少對他所再現之康德與赫特納的地理學觀點，提出進一步的探討與審視，就此可說是本研究的起點。首先，本研究將以回顧的方式，略為敘述哈特向的《地理學的性質》及其它地理學方法論專著的撰述緣起，及其所持的看法；爾後，將深入探討並審視這些專著所秉持的觀點；最後將提出這些地理學方法論著作，於當代地理學的意義。

<sup>1</sup> 哈特向地理學觀點的重述，可在下列專著中看到：(a) 陳國章、石再添等編著（1971）人文地理學通論（改訂版），台北：台灣師大出版組；(b) 嚴勝雄（1978）地理學思想史，台北：六國出版社。(c) 王洪文（1991）地理思想，台北：明文書局。

<sup>2</sup> 本書的英文全名為：*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即「地理學的性質：根據過去之當前思想的審慎全面評述」，初版於 1939 年。本研究稱為《地理學的性質》，引文使用的版本係「勘誤而再出版」（1961）的版本，為此版的第 5 刷（1976）。較特別的是，陳正祥的《現代地理學之觀念與方法》直接引述德國地理學者的觀點，並非承襲《地理學的性質》對德國地理學的介紹。

<sup>3</sup> 台灣學界對《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理念史》的引用，常依據中國商務印書館根據英文第二版而來的譯本，書名為《地理學思想史》（1989）。

<sup>4</sup> 「地理學方法論」（*geographical methodology*）、「方法論」（*methodology*）以及「方法論的」（*methodological*）這些都是在《地理學的性質》中，慣常出現的用語。哈特向把地理學的「方法論」視為：地理學的歷史或地理學哲學。

## 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研究回顧及其影響

### （一）哈特向的學術生涯簡述

理察·哈特向（1899--1992）為 20 世紀美國著名的地理學者。他於 1920 年自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在 1921 年前往芝加哥大學地理學系就讀，1924 年以「芝加哥的湖泊交通」的論文，取得該校的博士學位，並隨即前往明尼蘇達大學任教（1924--1940）；爾後，他於 1940 年轉往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曾因戰爭而在 1941 到 1945 年間到華盛頓特區的政府戰略部門任職，戰後隨即於 1945 年重返威斯康辛大學，直到 1970 年退休（Martin, 1994）。

在 1920 與 1930 年代，他已出版的研究成果極為廣泛，包括：農業區的研究、運輸與都市發展、氣候，以及製造業的區位要素研究；此外，他也出版美國種族分布，以及有關政治地理學基本概念等主題的研究成果（Martin and James, 1993: 362-363）。

不過，他最廣人知的著作，為有關地理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這一方面的著作橫跨的時段，大約始自 1930 年代末，而直到他的晚年階段；在哈特向將近 70 年的學術研究生涯中<sup>5</sup>，他完成一系列述及地理學方法論的著作，包括兩本專門探討地理學性質或本質的方法論專書：《地理學的性質》（1939）與《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1959）<sup>6</sup>，書中的部份論點，對於美國現代地理學的發展，曾產生一定的影響（Martin, 1994）。

### （二）哈特向的《地理學的性質》及其地理學方法論的研究

哈特向會撰寫《地理學的性質》與其它論及地理學性質的專著，係緣自當時美國地理學界對其自身研究領域的定義與方法論上的爭議而來。傑弗瑞·馬丁（Geoffrey J. Martin）在〈紀念理察德·哈特向（1899-1992）〉專文中，對於《地理學的性質》的撰寫緣由，與當時美國地理學的大環境，有如下說明（Martin, 1994: 484）<sup>7</sup>：

在 1930 年代期間，哈特向變得更加關注到這個職業界並未一致同意這領域的定義或所在地。戴維斯式的地貌學（Davisian physiography）、決定論的研究、一門正興起的文化地理學以及人類生態學，提供地理學四種相匹敵的類型。在協會的年會以及在別處的這些地理學的衝突，困擾著哈特向，他感到地理學性質與目的的明確了解，對於地理學的研究來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先決條件。1937 年於安娜堡的協會年會，當葛倫·崔瓦沙（Glenn Trewartha）告知哈特向，卡爾·紹爾已提出：倘若你未能看到它的重要性，那麼它就不是地理學；哈特向則回答，『對內華達山西部十足被極度崇拜的人，提出質疑的時候到了』。紹爾的地位，就像崔瓦沙所提出的，已威脅到哈特向於政治地理學研究上的正當性。

在此哈特向所言之「對內華達山西部十足被極度崇拜的人，提出質疑的時候到了」，這句話意

<sup>5</sup> 根據馬丁的〈紀念理察德·哈特向（1899-1992）〉所列之哈特向已出版的專著，其第一篇論文為 1926 年的〈湖泊運輸對芝加哥穀物往來的重要性〉，最後一篇論文為 1988 年的〈赫特納的例外主義：事實或虛構之事〉，其從事學術研究的幅度幾乎長達 70 年。

<sup>6</sup> 本研究所採用的《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為簡體漢譯版本，譯者將書名譯為《地理學性質的透視》。

<sup>7</sup> 本研究引文或內文的強調標記，皆為筆者所自行添加。

指的對象就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卡爾·紹爾 (Carl O. Sauer, 1889-1975)。或即，在很大程度上，《地理學的性質》的許多看法，係要反駁紹爾柏克萊學派的觀點，特別是他所提出的「景觀形態學」或「景觀形態論」(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sup>8</sup>。哈特向對此有如下的進一步解釋<sup>9</sup>：

紹爾的『景觀形態學』，以及在這時期的其它著作，對政治地理學容許甚少的或沒有任何位置。特別是這時期紹爾具有的看法，即地理學者關注於你能看到、嗅到或嚐到的事物……(這些事物是)地理學上可接受的，並未給政治地理學任何機會。

哈特向感到：紹爾經由提供帕薩爾格 (S. Passarge) 與徐律特的觀點，以之作爲德國地理學的主流，實已誤導美國的地理學者。這些看法，清楚地展現在《地理學的性質》中，他對邵爾觀點的引用，大多以辯駁的方式而引證 (Hartshorne, 1976: 126-130、155-156、1979: 63、66-67)；而爲導正紹爾的地理學觀點，哈特向所倚重的則是赫特納的地理學。

哈特向在 1938 年的 4 月底，爲反駁紹爾的「景觀型態學」，已寫就一份標題爲「地理學的性質」的 61 頁草稿，而送交《美國地理學者協會年報》(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的編輯。爾後，他於 1938-1939 年的年度休假期間到歐洲的考察，適足補充該草稿的內容與達成年報編輯的建議，進而擴充成刊登於 1939 年《美國地理學者協會年報》第 29 卷第 3、4 兩期之〈地理學的性質：根據過去之當前思想的審慎全面評述〉的論文。隨後才以專書形式出版。《所有可能的世界》第三版 (1993)，對於哈特向到歐洲從事地理學方法論的研究源起，有如下的描述 (Martin and James, 1993: 362-363)：

有關北西理西亞 (Silesian) 工業區的邊界問題的野外研究<sup>10</sup>，激起他對一般邊界問題的好奇。當他被允許 1938-1939 年的休假期，伴隨從明尼蘇達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而來的財務援助時，他計畫從事歐洲邊界問題的野外調查。但 1938 年對於一位美國地理學者攜帶筆記、地圖與相機而去調查歐洲的邊界，並不是時機---在於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件已經開始了。在前往歐洲之前，他業已提交一份有關方法論問題的論文給年報。在維也納時，他期待尚能夠從事野外研究，他並收到數封來自德威特·惠特勒西 (Derwent S. Whittlesey) 以及爾後年報編輯的信，提議能被添加到他論文的附加材料。他運用維也納大學的圖書館，而去查閱新的資料來源。但隨著時間的過去，情況並非好轉而變得惡化，他集中注意力於歐洲圖書館可得到的許多文件材料，並且繼續與主要的地理學者晤談。成果就是將近 500 頁的一本書。

《地理學的性質》的寫就，除了有這些背景外，並兼具著哈特向對歐洲地理學文獻的閱讀，以及與當時重要地理學者的晤談而來。他認爲：「美國地理學者一直更加喜愛討論與辯論他們領域的本質，而非研究這些問題，這是眾所周知的」(Hartshorne, 1976: 101)。他稱這種現象爲美國地理學者的矛盾態度。《地理學的性質》撰述的最重要目的，是哈特向要對地理學領域的定義與方法論，提出他的看法；亦即，這是爲研究地理學的本質或性質而寫就的專書。這主張亦在 1948

<sup>8</sup> 〈景觀形態學〉原先發表於《加州大學的地理學出版品》(1925) 第 2 卷的第 3 號 (頁 19-54)，並於 1938 年重印。本研究使用的〈景觀形態學〉版本，爲紹爾的著作選集《土地與生活》所刊載的文本 (1967 年版，頁 315-350)。

<sup>9</sup> 轉引自：Martin (1994: 484)。此爲哈特向於 1986 年 5 月 5 日接受訪問的說法。

<sup>10</sup> 「北西理西亞」(Silesian)，位於中歐，現位於波蘭西南部。

年的會議論文〈美國地理學中有關方法論討論的慣例〉(On the mores of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in American geographer)，再度論及 (Hartshorne, 1948: 113)<sup>11</sup>。

如前所言，在《地理學的性質》中，為導正紹爾的地理學觀點，哈特向所特別倚重的是赫特納的地理學，而構成他對地理學方法論的討論。哈特向為何會對赫特納地理學產生關注，其緣由可做如下略述。

哈特向對於德國地理學的關注，當始於 1929 年的夏天，起因於研究焦點由經濟地理學轉到政治地理學後，他發現到「特別是地理學領域，幾乎一直由德國的地理學者所耕耘，因此開始閱讀他們的著作」(Hartshorne, 1979: 65)。當時哈特向閱讀的是舒滂 (Supan) 與茂樂 (Maull) 的政治地理學研究專著。在這些著作中，他發現政治地理學的觀點與他在芝加哥大學和惠特勒西 (D. S. Whittlesey) 所學的課程相當不同，而也與紹爾所呈現的德國地理學思想有相當大差異。哈特向曾於 1931-1932 年的休假期間，為研究政治地理學，而擔任「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員，前往德國與波蘭訪問<sup>12</sup>。在此期間，他曾於海德堡拜會赫特納，這是他唯一一次與赫特納的會面，但並未談及有關地理學的看法。

1932 年哈特向重返美國，這時哈特向應當已逐漸留意到赫特納的地理學觀點；他根據在歐洲所收集的資料，發表數篇論及政治地理學的專文，包括：〈政治地理學的歷史、性質與範圍〉(The history, nature and scope of political geography, 1934) 以及〈政治地理學近來的發展〉(Recent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geography, 1935)。1935 年的〈政治地理學近來的發展〉專文，赫特納的地理學觀點才正式在哈特向的著作中出現，此後則構成他論述地理學方法論的主要依據 (Hartshorne, 1935: 788)。

哈特向自 1936 年起，就持續與赫特納有書信的往返。哈特向於 1936 年春季初給赫特納的信中，他稱 1931-1932 年到歐洲研究期間，對赫特納所做的拜訪為：「令人惋惜地我普遍地忽視德國地理學的研究。」並於信中談及德國學者於政治地理學研究的數篇專文的內容；隨後哈特向欣喜地收到赫特納的回信，赫特納說道：「在所有重點上……總體上我們確實持相同意見」(Hartshorne, 1979: 65-67)。這當加強了哈特向對赫特納地理學方法論著作的仰賴。

哈特向與邵爾兩人對地理學領域的討論，雖主要仰賴德國地理學者的文獻資料，但卻挑選與強調不同的知性遺產，而構成兩人的地理學觀點有著極大的差異。在〈面對《地理學的性質》之

<sup>11</sup> 此文係哈特向在 1947 年 12 月的「美國地理學者協會」的「年會」(Annual Meeting) 中，所提出的論文。

<sup>12</sup> 哈特向在〈面對《地理學的性質》之傳記書的評註〉特別提及他對於德語文的掌握，這可說是成就《地理學的性質》與其它著作的重要背景因素：「在選擇研究的領域中，我謹記的是我不但在德文已有一個穩固的基礎，而在那國家一年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我興趣的領域上，我也應該獲得在使用外國語言上真正的能力。在大約一個月於德語的研究後，我的時間大部分花費在檔案與圖書館，以及既藉由觀察也經由晤談而獲取這領域的資料。在德語的使用上相對不費力的達到，隨後證明一直是那年主要的成就；不過，當從德文的研究而引用時，不管是在翻譯或是意譯上，我已繼續去『與手邊辭典一起工作』。實質的研究促成在 1933-1937 年間所出版的四篇文章」(Hartshorne, 1979: 66)。

在〈紀念理察德·哈特向 (1899-1992)〉專文中，馬丁對哈特向勤學德文的情況，如是談論：「為了要更完整地理解德國地理學的貢獻，哈特向決定去從事德國語言的特別研讀。為了這個目的，他聘請一位德國人為家庭教師，有兩年的時間每天不少於 3 個小時而攻讀這語言」(Martin, 1994: 483)。

傳記書的評註) (Notes toward a bibliobiography of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一文中, 哈特向特別論及他對紹爾地理學的看法, 以及這些如何引發他去構思地理學方法論, 進而撰述《地理學的性質》等等細節, 有著清楚的說明 (Hartshorne, 1979: 64-71)。

自《地理學的性質》出版後, 哈特向隨後出版一系列專論地理學方法論的著作, 主要包括:〈美國地理學中有關方法論討論的慣例〉(1948)、〈作為空間科學的地理學概念: 從康德與洪堡德到赫特納〉(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s a science of space, from Kant and Humboldt to Hettner, 1958) 與《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1959), 以及回應弗雷德·雪佛 (Fred K. Schaefer) 的批評而寫就的兩篇文章:〈對「地理學中的例外論」的評論〉(Comment on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1954) 與〈「地理學中的例外論」: 再審視〉(“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Re-examined, 1955)。

馬丁在〈紀念理察德·哈特向 (1899-1992)〉的結語處, 以如下的說法描述哈特向及其成就 (Martin, 1994: 489-490):

他是一位溫和並且是謙遜的人物, 他在美國地理學中持有一個超過半個世紀令人肅然起敬的地位。他是深思熟慮與內省的, 並且不是倉促判斷的。悟性、智慧以及學識, 一起在這個人而起重大作用, 對他來說, 學術研究的精確與卓越, 是首要的力量。他的貢獻, 構成 20 世紀美國地理學一個必不可少的部份。

就此引文, 可看到馬丁個人對哈特向的推崇; 兩人的情誼來自「在地理學思想史討論上」, 超過 20 年的期間所共享的許多聚會而來<sup>13</sup>。因而, 推崇之情溢於此懷念的專文中。

就本研究而言, 哈特向所寫就的這些論及地理學方法論的專著, 留給現代地理學思想研究者一份重要的知性遺產, 有助於了解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下, 哈特向如何看待「何謂地理學」的課題, 並以何種觀點研究之。

### (三)《地理學的性質》所產生的迴響

自《地理學的性質》在 1939 年刊行起, 迄 20 世紀中期這段期間內, 它被認為是對美國地理學深具影響的著作之一 (Martin and James, 1993: 362-365)。

哈特向在《地理學的性質》的「緒論」中, 談及這本書的研究目的 (Hartshorne, 1976: 29):

這論文所戮力去呈現之地理學性質的詳盡審視, 不是根據任何假設, 即地理學是或應該是一門科學的假設---或是它應該是任何事物, 而非它現在這樣。

相反地, 他認為《地理學的性質》係關注於:「就像其他地理學者看待地理學, 而去呈現它。」而本書的首要的任務, 將是去得知「在地理學的歷史發展中, 它一直是什麼樣的事物」(Hartshorne, 1976: 31)。由於《地理學的性質》直接探究現代地理學發展的歐洲根源, 出版後曾被廣泛地讚揚, 被當為說明現代地理學理念主要奠基者看法的權威著作 (Martin and James, 1993: 362-363)。

本書出版後, 曾廣泛地被許多美國大學的專業學者與學生閱讀著, 並在多所大學舉行以此書為專題的討論會。這一切可歸因於 1930 年代迄 1950 年代這段期間內, 美國地理學界對其自身領

<sup>13</sup> 傑弗瑞·馬丁 (Geoffrey J. Martin) 專注於地理學思想史的研究, 他曾與普瑞斯通·詹姆士 (Preston E. James) 共同編著《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學理念史》第三版 (1993), 在詹姆士逝世後, 馬丁獨自編著《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學理念史》第四版 (2000)。他自南康乃狄克州立大學地理學系退休後, 擔任該系的榮譽退休教授。

域的知性探求。此外，《地理學的性質》也吸引美國以外的地理學者的閱讀，並被翻譯成多國語文刊行，包括：日文、西班牙文、德文（翻譯部分）的版本，以及非正式的漢譯本。美國以外的地理學界，似乎就屬日本學者對《地理學的性質》最感興趣，而它所產生的影響也較為顯著。馬丁對此有如下的描述（Martin, 1994: 485-486）<sup>14</sup>：

大約於 1950 年，日本的作者開始提及哈特向，許多客座的富爾布萊特教授以及在盟軍的總司令部工作的艾德華·阿克曼也是一樣。日文的翻譯，係由野村正七所完成。竹內均如是描述東京大學當時的情景：在 1954 年時，我是東京大學地理學系的大學部學生。我們，也就是說，許多地理學系的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請求麥克庫恩，那時他是這學系的客座富爾布萊特教授，去訂購數冊的《地理學的性質》……。我們組織了自發的每週聚會，而去討論此書的每一章，而這聚會大約持續 6 個月。對我們來說，哈特向的著作是難以了解的，但不管怎樣，我們從事許多這本書的學習。

或許就在許多地理學的研究者，急於想一窺這領域的根本內涵，即「地理學的性質」或是地理學的方法論，有何特色的誘因下，儘管此書「難以了解」，卻使得《地理學的性質》在出版後的 10 多年間，吸引許多讀者的留意。而該書就在這些背景之下，為哈特向贏得許多國內與國際的聲譽。馬丁與詹姆士對《地理學的性質》有如下看法（Martin and James, 1993: 363）：

《地理學的性質》是審慎的學術研究產物。但是在時間的進程中，所有遍及這國家在專題討論會的同僚與研究生，嘗試去確認出有關這領域性質的明確結論，但這終究顯示出是非常困難的。哈特向不是引用就是意譯相當於 300 份的方法論著作，某些著作背離他所認定之地理學學術研究的主流著作。這些根本問題的持續討論，引發某種需要清楚答覆的疑惑以及挑戰。哈特向許諾去提供有關地理學性質所獲得之明確結論的一種重述。他的《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1959），係環繞 10 個論題而組織，每個論題為一個章的主題。

確實在《地理學的性質》可看到哈特向所認定之地理學應是如何、當研究哪些主題的看法。不過誠如此引文所言：「但是在時間的進程中，所有遍及這國家在專題討論會的同僚與研究生，嘗試去確認出有關這領域的性質的明確的結論，但這終究顯示出是非常困難的。」有關於此，哈特向嘗試以《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的專書提出回應，包括：「『地理學作為地區差別的研究』意味著什麼呢」、「地球的表面意味著什麼呢」……等，以及最後「一個位在科學的分類過程中地理學的地位」（Hartshorne, 1997: 1）。這些主題，重述他所認定之地理學領域的界定、特色，以及地理學科的性質等。

哈特向最顯著的影響，展現在《人文地理學辭典》（*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對其所提出之地理學定義的採納。從 1981 年的第一版，到 1994 年第三版的「地理學」條目內均可

<sup>14</sup> 《地理學的性質》的日文版本係由野村正七所翻譯，書名改為「地理學方法論」，於 1957 年由朝倉書店印行；此外《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由山岡政喜譯成日文，題為「地理學的本質」，在 1975 年由古今書院出版。竹內啓一（1932-2005）為日本現代重要的地理學者，曾任教於一橋大學，一橋大學退休後轉任駒澤大學文學部教授，於 2003 年自駒澤大學退休；竹內啓一曾任日本地理學會會長（1994--1996）、經濟地理學會會長（1994--2000）、日本島嶼學會會長（2002--逝世止）。他的專長為經濟地理學以及區域研究。

看到<sup>15</sup>。該條目的作者均為彼得·哈格特 (Peter Haggett)，他認為這領域最知名的正式定義，係由美國地理學者理察德·哈特向在他的《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1959) 所提供：「地理學係關注於提供地球表面 (Earth surface) 多變特徵 (variable character) 之正確的、有調理的與合理的描述與詮釋」(Haggett, 1994: 220-221)；而地理學則是「地區差別」(areal differentiation) 的研究或「地區差別的科學」(哈特向, 1997: 13-22; Hartshorne, 1976: 243)。此外，《人文地理學辭典》「分布論」(chorology) 或「地誌」(chorography) 的條目，就是沿用哈特向將地理學視為一門「地區差別的科學」的說法，而認為「分布論」就是：「地球表面的地區差別的研究」，而地理學作為一門「地誌的科學」(chorographic science)，在哈特向的《地理學的性質》中，被強有力地主張 (Gergory, 2000a: 79-80)。哈特納這些主張，均源自他對 19 世紀起迄 20 世紀初，德國多位重要地理學者之知性遺產的闡釋而來，特別是對赫特納的研究所獲得。

《地理學的性質》與《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兩部著作，代表哈特向對地理學哲學討論的關注面向，闡明他所關心的地理學性質的課題。對他而言，地理學或是「世界之地區差別的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在區域地理學中最清楚地被表現；只有持續維持系統地理學與區域地理的關係，系統地理學才能堅守地理學的目的，以及不會消失而成其它的科學」(Hartshorne, 1976: 468)。

哈特向因《地理學的性質》而獲得聲譽，當然也引發當時一些學者對其觀點的異議與批評，最常被論及的是 1950 年代的「雪佛與哈特向的爭論」(Schaefer-Hartshorne Debate)。該爭論起自福瑞德·雪佛 (Fred K. Schaefer, 1904-1953) 於 1953 年所發表的〈地理學中的例外論：方法論的審視〉(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對於哈特向之《地理學的性質》觀點的猛烈攻訐，他係由地理學的「方法論」為何，而批評《地理學的性質》一書；而哈特向亦以兩篇專文回應雪佛的批評，包括：〈對「地理學中的例外論」的評論〉(1953) 以及〈「地理學中的例外論」：再審視〉(1955)，而 1958 年的〈作為空間科學的地理學概念：從康德與洪堡德到赫特納〉專文，則是再度強化他對地理學本質所持看法的一篇專文。哈特向於 1983 年 12 月「美國地理學者聯合會」之討論會中的應邀專文〈「地理學中的例外論」----在雪佛之後的 30 年〉<sup>16</sup>，則是對「雪佛與哈特向的爭論」的最終回應。對於「雪佛與哈特向的爭論」的詳盡討論，並非本研究的主題，在此僅略述至此。

就地理學的發展史來看，略為審視 20 世紀這門學科的發展，則可看出地理學的面貌已遠遠超出哈特向在《地理學的性質》與其它一系列的地理學方法論著作中，他已規劃的或了解的地理學；甚至就哈特向於「地理學的性質」或「地理學的本質」的主題探究而言，其看法往往是較為主觀或片面的說法。但若略去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專著所內蘊的問題，則本研究肯定地認為：他的地理學方法論專著，確實有助研究者了解到現代地理學所深具的歐洲知性根源。本研究將會於下面的討論中，專注哈特向以何種觀點採納德國地理學的知性遺產，這方面的課題。

<sup>15</sup> 《人文地理學辭典》的第一版到第三版均有載「地理學」(geography) 的條目，不過 2000 年的第四版則將此刪除。有關「地理學」的條目，僅載「地理學的歷史」(history of geography, 頁 304-307)。

<sup>16</sup> 此文隨後刊登於《地理學史雜誌》(History of Geography Journal) 1988 年的第 6 期 (頁 1-4)。《地理學史雜誌》原名為《地理學史通訊》(History of Geography Newsletter)，在 1981 年創刊，並由傑弗瑞·馬丁 (Geoffrey J. Martin) 擔任編輯，而於 1988 年停刊。



## 對哈特向地理學觀點的審視與再思考

在《地理學的性質》的第一章「緒論」中，哈特向提出：地理學性質的研究不應藉由歸納出它的辭源而獲得，應該經由探究地理學在長久的歷史中它的發展特徵而來；而德國地理學者長久以來就關注地理學的方法論與定義，因此他對地理學性質的探討，極為仰賴德國地理學者的研究成果（Hartshorne, 1976: 22）。其中以赫特納的地理學觀點，最受哈特向所倚重；他認為赫特納的地理學觀點，既是清晰的、並且是更加邏輯的。他有如下的敘述（Hartshorne, 1979: 67）：

……我更常遵循赫特納，而非徐律特或帕薩爾格已從事的研究，不僅在於赫特納的觀點提供我自己興趣的領域政治地理學一個毫無疑問的位置，而徐律特或帕薩爾格的結論則是使那領域處在不確定中——就像紹爾所承認那樣。對我的思考來說更普遍的重要性，就是赫特納的著作，作為既清晰且更加邏輯的著作，吸引著我。

事實上，就《地理學的性質》的關鍵主張，從表面上看來，幾乎與赫特納於《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的看法，無明顯差異（赫特納，1997；Hartshorne, 1976: 460-469）。但若深入剖析哈特向有關地理學方法論的著作，是否能透露出這些著作，特別是《地理學的性質》，以何種角度而採納赫特納等德國地理學者的觀點呢？以下將詳細論之。

### （一）哈特向對德國地理學闡釋所採納觀點：以康德與赫特納為例

由《地理學的性質》的文本，可看到哈特向對赫特納的推崇（Hartshorne, 1976: 98）：

遍及長期之赫特納從 1905 年到現在已出版的方法論討論的系列——有人可能會添加那些準備好出版的更進一步研究——他業已持續地戮力於去表達作為它歷史發展之自然成果的地理學概念。在那種意義上，它們呈現出我們對地理學思想的歷史發展之研究的頂點。

哈特向進而想由赫特納的研究所提供之「歷史上演變的」地理學概念的邏輯基礎與「研究的頂點」，建立他自身的地理學方法論研究。過於仰賴赫特納的部份著作，似乎就浮現在《地理學的性質》對於赫特納地理學體系的敘述，係以其「方法論的研究」為起點。他在該書的第四部份「對作為分布論科學之地理學的歷史概念的辨明」之「赫特納的地位」(the place of Hettner)的主題下，有如下的說法：「在此我們的關注點，與構成遍及這論文之接續討論的主要基礎，即赫特納的方法論研究，是相一致的」（Hartshorne, 1976: 139）；這包括赫特納自 1895 年起在《地理學雜誌》（*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所發展的地理學觀點，有〈地理學的研究與教育〉（1895）、〈19 世紀時地理學的發展〉（1898）、〈地理學的性質與方法〉（1905）迄 1934 年的〈在當前地理學上的新攻擊〉等等文章，以及匯編他於 1927 年前已出版的論文而成的專書，即「赫特納形容其為首要的畢生事業」之《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與方法》（1927）<sup>17</sup>。這些赫特納專著跨越的時間幅度，約有 40 年之久。儘管哈特向在《地理學的性質》引用眾多赫特納著作的文本，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對赫特納觀點的採納，還是以第一世界大戰之前的著作為主，因此欠缺深入地考量德國在兩次世

<sup>17</sup> 哈特向特別引用日本學者井上修二（Syuzi Inouye）對此書的恭維說法。井上修二認為這本書是：「在地理學方法論的歷史上，最具價值的研究」（Hartshorne, 1976: 139）。

界大戰之間，其學術界對於意識形態與政治面向的討論，如何促使赫特納改變其地理學的體系；相反地，哈特向更加關注的是：憑藉著美國學界首度對赫特納地理學觀點的詳盡引介，而「想透過赫特納的主張，而強化美國地理學的地位」（Harvey and Wardenga, 2006: 422-423、433）。在此面向上，他認為：「顯然，只有法國與這個國家（美國），我們學科本質的討論，被假定能夠忽視他的研究」（Hartshorne, 1976: 139）；因此，在《地理學的性質》中，哈特向可說以改編赫特納地理學觀點的方式，用以強化赫特納在地理學發展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此外，他也在其地理學方法論研究中，以並列的方式，而呈現赫特納、康德以及洪堡德的地理學觀點，這在〈作為空間科學的地理學概念：從康德與洪堡德到赫特納〉（1958）的專文中，表露無疑；對此，哈特向解釋道（Hartshorne, 1976: 140）：

在科學之中考量地理學的邏輯地位時，就像在他之前的康德與洪堡德兩者一樣，赫特納並非從特定科學分支的考量，而是從客觀知識的整體領域觀點前進的。他對科學領域的主要劃分，基本上是相同於他顯赫之前輩的劃分那般.....。

哈特向的這一看法，也需要以為了「強化美國地理學的地位」的這種背景，而被看待。儘管赫特納在《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與方法》第二編的第一章「科學的體系」，確實探究康德對於知識中「具體的科學」如何被劃分的看法，並認為：「康德在他的自然理學講義中，已經卓越地表達出這種思想」（赫特納，1997: 133）；此外，赫特納並擴及對新康德主義弗萊堡學派的研究，包括文德爾班（W. Windelband、1848-1915）與李克爾（H. Rickert、1863-1939）有關科學的分類問題，他認為（赫特納，1997: 130-131）<sup>18</sup>：

用這種方法做出的分類，總是都完全不同於由歷史發展形成的科學的實際區分和界限。這種分類會拆散內容彼此相關聯的考察工作。.....只是我們必須補充說明：歷史的發展不是偶然的、任意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內在原因的，雖然不是狹義邏輯的問題。

亦即，赫特納對於文德爾班與李克爾的主張，是有所保留、並持反對看法的。不過他對科學分類的方法論，係奠基於被尊稱為心理學之父的威廉·馮德（Wilhelm Wundt、1832-1920）的研究之上<sup>19</sup>，以及他自己對於地理學長期的反思而來（Harvey and Wardenga, 2006: 424-428）；對此，他有如下說法：「我對地理學中的任務與方法的了解，主要地成長，係從地理學的研究而來。」<sup>20</sup>儘管赫特納在「具體的科學則在現實的認識中加以劃分」的看法上，可能贊同康德對地理學所做的科學分類，但赫特納對康德的地理學主張卻是持著保留的態度。這可由兩人對地理學的學科定位，所存在的極大差異看出端倪：康德看待地理學為一門初階研究（propaedeutic），用以「去了解我們的世界知識」，即地理學是對進一步研究的一門基礎科目（Kant, 1970: 256）；而赫特納卻

<sup>18</sup> 〈科學的體系〉（Das System der Wissenschaften）為赫特納於1905年刊登在《普魯士年報》第122卷的專文。在該文中，康德、文德爾班與李克爾對於「科學的分類」的看法，構成他思索地理學於科學體系中位置的探究起點。

<sup>19</sup> 馮德是實驗心理學之父，並是結構主義心理學派的創始者，也是感覺三元論的提倡者；他被認為是：使心理學脫離哲學範疇而成為一門獨立科學的最大功臣。他作為一位心理學家，其科學研究取向，被認為是僅次於佛洛伊德，而對於現代人類文化有著深遠影響。

<sup>20</sup> 轉引自：Harvey and Wardenga (2006: 433)。係出自 Ostermeier 於1986年所出版的學位論文“*De opvattingen van Alfred Hettner (1859-1941) over de plaats van de geografie in het systeem van wetenschappen*”。原文為荷蘭文，由 Harvey 與 Wardenga 譯為英文。

了解地理學為分布論的（chorologische）或者是空間的科學之一，「因此，一門論述地表的分布論的科學，不僅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完善的科學體系所要求的」（赫特納，1997：135-136）<sup>21</sup>。這些差異似乎在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專著中，未予清晰地辯明。在〈作為空間科學的地理學概念：從康德與洪堡德到赫特納〉一文中，哈特向並未對康德與赫特納的差異點加以著墨，而以略去差異，尋求共通點的作法，欲得出「作為空間科學的地理學」的結論。對此在該文「結論」處，哈特向有如下的說法（Hartshorne，1958：107）：

就我們所知道，康德是第一位去陳述我們一直考量之概念的學者。但在現代地理學思想中，他的陳述除了作為一種確認的形式外，並無直接的影響……。

然而赫特納指出他的概念在這領域的發展中是固有的，而因此至少部份地出現在他同僚的思考中，他既不知道任何特定的來源，也不可能追溯他的概念而返回洪堡德或康德的概念。……然而，在世界地理學者的思考中，它當前的重要性，最主要是歸於赫特納的研究。

地理學被康德視為是他哲學立論的支撐物，這在《自然地理學》的「序論」中，多有論及（Kant，1970）。在此本研究欲追問的是：哈特向如何看待康德的地理學與其哲學體系之間的關係？哈特向在《地理學的性質》中，曾引述康德於《自然地理學》所論及之地理學及其哲學之間關係的說法，例如：「自然地理學，對於我們世界的洞察力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學科，不管這些洞察力直接地由旅行所得到或是間接地由閱讀而得到」；以及「對於我們的洞察力來說，它用作一種適當的整理，促進我們知性上的愉快，並且對社會的談論提供豐富的素材」（Hartshorne，1976：36）<sup>22</sup>；亦即，地理學被康德當作是他哲學立論的支撐。不過就哈特向於《地理學的性質》對於康德著作的引述來說，他仰賴的是康德的地理學觀點，卻未曾論及康德的哲學主張<sup>23</sup>。就此可看出哈特向將其關切點置於：以康德式的（Kantian）方式，而在科學的分類中，使得美國的地理學有一個適當的科學地位。

此外，在論及「科學中一般的相對於獨特的」（generic vs. unique in science）內容時，他一方面主張「地理學非常關注於個別現象的研究」，另一方面則認為「地理學可以被稱為一門普遍化的或研究普遍法則的科學」（Hartshorne，1976：382、384）。就此而言，哈特向似乎想要使得地理學既是具普遍法則的，並且是獨特的科學；赫特納在《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與方法》，對此有如下的說法（赫特納，1997：135-136）：

地理學歷史發展的考察表明，如果不算那些較小的分歧，現在地理學主要有兩種互

<sup>21</sup> 《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與方法》的漢譯本將‘chorologische’譯為「區域的」，似乎有違此詞的本意。哈特向在《地理學的性質》中，確實將「分布論」等同「區域地理學」的研究或區域研究的內容（Hartshorne，1976：92-93），但在語意上，並非如此。一般來說，英文的‘chorology」（分布論）與‘chorography」（地誌），在哈特向的觀點下，有如下看法：地理學是一門「地區差別的科學」，而「分布論」就是「地球表面的地區差別的研究」，而地理學就是作為一門「地誌的科學」（chorographic science）。在此「分布論」與「地誌」的語意極為類似。

<sup>22</sup> 哈特向於此引文之後有如下加註：「雖然這看法可能是康德的，但這些字詞卻是林克（Rink）表達意見的方式。」林克曾受康德委託整理「自然地理學」的手稿，而於1802年出版。

<sup>23</sup> 這些論點可展現在《地理學的性質》的第二章（頁36）以及第四章的A部分「邏輯的正當理由」（頁134-136）。

相對立的觀點：一種是把地理學視為一般的地理學的觀點，這種觀點把一般地理學置於特殊地理學或稱地誌學之上的地位，只是由於出現某種程度有限的矛盾，才把地誌學列入地理學中；另一是把地理學視為研究地表各種不同型態的科學這樣一種觀點，這種觀點把地誌學置於突出的地位，並認為一般地理學含有一般的比較地誌學的內容。

這些看法，全然是赫特納藉由他自己所發展的科學哲學主張，而呈現的地理學觀點。上文中曾對此加以論述。然而，哈特向對康德地理學的過度仰賴，以之奠立美國地理學的地位，則迫使他去符應赫特納的看法，而進入到由文德爾班與李克爾所發展的普遍法則的與獨特的架構之中，進而用以確保地理學能循著普遍性與體系的架構，而達到實證科學的標準 (Harvey and Wardenga, 1998: 137-138、2006: 433)。不過，在赫特納的研究中，他卻清楚地排拒具關鍵的康德式概念；並且排除任何應用康德式的純粹理性理念到地理學上的作法，赫特納對此有如下的論述<sup>24</sup>：

人們已常常試圖遵循純粹的邏輯，而去確定科學的使命與限制。對地理學的關係上，他們已得到非常不同的結果。我無法堅持在任何的方式上這方法是正確的。

如前所言，赫特納亦對文德爾班與李克爾的觀點，多所談及。他在《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與方法》，清楚地表明對文德爾班與李克爾的科學劃分之觀點的質疑與反對 (赫特納, 1997: 130-131)；他亦明白地指出<sup>25</sup>：

我已尖銳地拒絕……從文德爾班到李克爾的 (科學) 分類，並且展示在自然與社會科學之間古老的區別，但我已確實……也強調循著觀察者的觀點而來的 (它們的) 區分。

綜上引述，可清楚地看出：哈特向在其地理學方法論的著作中，對於德國地理學知性傳統的仰賴，係要確定美國地理學的學術地位；並以此為出發點，進而建構一套深具德國傳統的「作為空間科學的地理學」的主張，這些在《地理學的性質》表露無疑。但哈特向卻未能對康德與赫特納的地理學理念之間的明顯差異點，加以著墨、剖析。對赫特納來說，地理學是組織知識的一種體系，隸屬於從具體的觀點而被從事的科學 (赫特納, 1997: 133-136)；對哈特向來說，地理學需要成為一門實際從事研究的科學。赫特納與哈特向兩者間明顯的觀點差異，也曾彼此討論過。由哈特向與赫特納兩人在 1930 年代晚期的通信內容，可看到哈特向承認這些差異點確實存在，並尋求去澄清它們；而赫特納對於哈特向說法的回覆，則是有點含糊其辭的，或許可理解為係鑑於翻譯的困難而如此，並且要哈特向去查閱洪堡德的著作。然而，哈特向卻將赫特納的語意詮釋為：「對於他把康德、洪堡德與赫特納之結盟的支持」 (Harvey and Wardenga, 2006: 433)。哈特向對於德國地理學的採納，特別是康德與赫特納觀點，初衷係要奠立美國地理學的基礎，以確立「地理學的性質」，不過他的地理學方法論著作所再現的康德與赫特納的主張，反倒是為尋求共通點而忽視應當提出討論與留意的差異。因此在法蘭西斯·哈維 (Francis Harvey) 與烏特·瓦爾登加 (Ute Wardenga) 在〈赫特納-哈特向的關聯：再考量地理學概念的接受與轉變的過程〉 (1998) 與〈理察·哈特向對阿弗列德·赫特納地理學體系的改編〉 (2006) 兩文中，就以「改編」或「適應」 (adaptation) 來論述哈特向對德國地理學引述所憑藉的觀點，頗為貼切地點出存在於德國地理學知性傳統與哈特向地理學方法論之間的差異。若真要指出，赫特納與哈特向對地理學看法上的共

<sup>24</sup> 轉引自：Harvey and Wardenga (2006: 433)。原文為荷蘭文，由 Harvey 與 Wardenga 譯為英文。

<sup>25</sup> 同前註。

同點或交集所在，則可說：哈特向由赫特納的觀點獲得激勵與啓示，進而在他一系列的地理學方法論著作中，嘗試界定地理學的知性基礎，而想要在科學的領域中定位地理學為一門具一致性的科學。除此之外，反倒呈現出觀點上顯著的差異。

本研究限於篇幅，有關哈特向對康德與赫特納等德國地理學觀點的採納與改編等細節的論述，就此打住。以下的討論將由不同立場者的主張，進而審視哈特向的《地理學的性質》與其它地理學方法論著作，所引發的效應。

## (二) 柏克萊學派對哈特向觀點的批評

在很大程度上，《地理學的性質》所提出的許多論點，係要反駁紹爾的「景觀形態學」，以及約翰·雷利 (John Leighly, 1895-1986) 於 1937 年的〈對當代地理學方法的一些評論〉等觀點。這在哈特向的 1979 年的〈面對《地理學的性質》之傳記書的評註〉有許多的說明。本研究已於前面討論中加以論及。

紹爾與雷利兩人當時均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地理學者，當然整體論之，哈特向要反駁的，就是柏克萊學派的文化地理學觀點。哈特向想藉由地理學方法論的研究，而消除美國地理學方法論的危機，並進而消滅建立在「物質文化」的研究上，而呈現出知性破碎現象的美國地理學。卡爾·巴翠爾 (Karl W. Butzer) 在〈哈特向、赫特納與《地理學的性質》〉(1989) 專文中，頗貼切地形容此為：1960 年代之前的 30 年間，「美國學術上的地理學被逐漸地兩極化，而變成一直被形容為中西部 (或東部) 與加利福尼亞 (或西部) 的兩種傳統或『文化』」。巴翠爾對於這兩種傳統的特點，有如下簡要的敘述 (Butzer, 1989: 35)：

中西部與東岸的傳統是較為久遠的，並已在機構中逐步形成，到了 1920 年代，包括芝加哥、威斯康辛、克拉克以及密西根 (大學)。在方針上它是經驗的，係從一種關於學術內容的自覺選定的結合，以及在區域分析上的實際野外經驗，所發展而來。同樣具影響的加利福尼亞變體，跟隨著紹爾而出現，是不滿的中西部區域主義者，在柏克萊建立它自身。以〈景觀型態學〉而開始出現，紹爾嫁接新的莖到較古老的根上：(a) 德國與法國的文化-歷史研究的理念；(b) 馬許 (Marsh) 關於人類的作用而改變地球表面之有影響的主題；以及 (c) 與美國人類學之跨科際間的聯繫。

紹爾所關注的這三個主題，迥異於中西部與東部的地理學傳統；這在 1925 年〈景觀型態學〉的論文，完整呈現。在序言中，他首先就認為：有關地理學性質或本質的互異見解，「依然是常見的。而地理學的標籤，如同歷史的那般，關於它所包含的內容，並無可靠的指標。」而〈景觀型態學〉則是由歐洲的地理學，而去闡明此學門目標的性質與系統方法的問題。紹爾詳盡論及歐洲的地理學知性傳統，包括：亞歷山大·洪堡德 (A. von Humboldt)、維達爾·德·拉·白蘭士 (Vidal de la Blache)、西格弗萊德·帕薩爾格 (Siegfried Passarge)、赫特納與徐律特等等學者的看法，以之作爲論述景觀型態學的背景。〈景觀型態學〉也論及赫特納的部份主張，諸如赫特納於〈教學法的時代與爭執〉對地理學的主張 (Sauer, 1967: 317)<sup>26</sup>：

普通地球科學的思想，不可能實現；地理學僅能作為分布論，而能夠是一門獨立的

<sup>26</sup> 此引文係紹爾引自赫特納 1923 年發表於《地理學雜誌》第 29 卷的文章。

科學；也就是說，作為地球表面不同部分的多樣表現方式的知識。首先，地理學就是土地的研究；普通地理學不是普通地球科學；相反地，地理學預先假定地球普遍的屬性與過程，或是從其它的科學接受它們；就地理學特有的部份來說，它被指向有關地球普遍屬性與過程之多樣的地區的表現方式。

紹爾對赫特納的這些看法，表示肯定；不過他是秉持「地理學的領域是地區或景觀(的研究)」(*area or landscape is the field of geography*)、「景觀是素樸地既予的、重要的實際存在事物的部份」之觀點上，而表贊同。紹爾並進而認為：地理學全部的傳統，「就對於普通地球科學之綜合性地區知識(*synthetic areal knowledge*)的偏愛來說，是一個意見一致處。」而這些歐洲學者則一直更加地再堅持作為分布論關係(*chorologic relation*)的地理學的古典傳統。在此可看出紹爾與哈特向最大的差別處：哈特向把地理學等同為一門分布論科學，即「地球表面的地區差別的研究」學科；而紹爾則認為地理學為探究「綜合性地區知識」的學科，並著重「分布論關係」的探討。紹爾把作為分布論關係的地理學古典傳統，當作「我們永久的任務」，而「這種調整，應對關於我們領域內容之當前的探究活動負責」(Sauer, 1967: 315-321)。他在行文中明白地揭示「地理學的目標」，並要以科學的現象學觀點(*the phenomenologic view of science*)而達成。對此，他有如下的說法(Sauer, 1967: 320)：

地理學的任務，被構想為一個批評體系的建立，在此體系中接受景觀的現象學，以之全面來掌握景觀的意義與色彩繽紛的各式各樣陸地的景象。維達爾·德·拉·白蘭士經由提出告誡而反對『未深思這舞台本身是有生命的，而把地球當作人類的活動在其上展現自身的舞台』，他間接地陳述這主張。這主張源自希羅多德而非泰利斯。現代地理學，就是這最古老地理學的現代表現方式。

對紹爾來說，景觀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係從事景觀研究的方法，其最大功用，就是能實際地被運用在描述地表景觀之多采多姿的面貌上。而他的景觀形態學的主張，則是一種「最古老地理學的現代表現方式」。紹爾的景觀形態學，大抵有如下的看法：文化景觀，係由文化群體從自然的景觀所塑造而成的；文化是作用者，自然的地區是中介物，文化景觀是結果。在特定文化的影響下，文化景觀本身在時間進程中會改變，景觀會經歷發展、從一時期到另一時期，並可能最終達到它發展循環的終點。隨著不同之外來文化的引進，文化景觀的更新開始來臨，或是新的景觀被疊加在較舊的殘存景觀之上。紹爾並提示景觀研究的三項主要工作：詳細描述地表的景物，並了解景觀的意義；以及劃分景觀的類型，以便建立景觀體系；最後則是對過程的研究，探討由原始景觀轉變為文化景觀，由文化景觀轉變到現在情況的整個過程(Sauer, 1967: 342-344)。他對哈特向地理學方法論的批判，基本上就是根據上述觀點而來。

《地理學的性質》在1939年首度刊行後，紹爾隨即於1940年就任「美國地理學者聯合會」(A. A. G.)主席時的就職演說〈歷史地理學的序言〉(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就以「極大退卻」(*the Great Retreat*)的嚴厲說法，描繪哈特向於《地理學的性質》的論點(Sauer, 1941: 2)<sup>27</sup>。邵爾以如下的看法，批判這種「極大退卻」：

我們美國地理學傳統的一個特點，一直是在歷史過程與順序上之興趣的不足，甚至

<sup>27</sup> 此演說稿，在1941年刊登於《美國地理學者協會年刊》第31卷第1期(頁1-24)。

對其徹底的拒絕。美國地理學的第二個特點，一直是拋棄自然地理學的領域而往其它學科的嘗試。哈特向新近的方法論研究，就是這兩種態度的一種令人關注的例證。儘管牢固地建立他自身於赫特納之上，他並未考量如下的事實，即赫特納自身對於知識的貢獻主要是在自然地理學的領域。哈特向並未遵循赫特納而進入到他主要方法論的立場，那就是在任何地理學的分科上，必須是一門發生的科學，此即對於起源與過程做出說明。赫特納的學生，最近幾年已經做了對於歷史地理學的許多重要貢獻。然而，哈特向把他的邏輯論證導向反對歷史地理學，僅在這科目的外部邊緣上給予歷史地理學寬容。我引用這立場，就在於它是最新近的，並且在事實上、倘若不是由公開聲明，我認為它是這世紀中一個相當普遍觀點的最佳聲明。

或許未來歲月中，從巴羅的《作為人類生態學的地理學》到哈特向的最近摘要，將會作為極大退卻的那種事物而被想起。

這是紹爾的專著中，唯一一次對哈特向觀點的批判、並以嚴厲的口吻譴責這「極大退卻」。他似乎已留意到「哈特向並未遵循赫特納而進入到他主要方法論的立場，那就是在任何地理學的分科上，必須是一門發生的科學。」有關哈特向對赫特納觀點所做的「改編」採納，已於前面的章節中詳述，在此不再贅述。

綜上論述而比較紹爾與哈特向對赫特納觀點的採納，單就親緣性這點而論，反倒是：紹爾更加地接近赫特納的地理學主張，而不是哈特向，這確實是令人感到訝異。「發生的科學」(genetic science)的看法，就是紹爾用以發展「景觀形態學」所秉持的觀點；對此他曾做這樣論述(Sauer, 1941: 2、9、13):

.....被導向地區人文內容的一種非發生的(non-genetic)描述，有時被稱為地誌。

生活方式和從他們的土地而獲取生計，包含確知他們從其自身所發現的方式(文化的特點)，以及他們從其它群體所獲得的那些事物這兩者。這樣的文化區研究，就是歷史地理學。被探究之認識的特性，就是起源與過程的分析。包括一切的目標，就是文化的空間差別。在歷史地理學的分析中，涉及人類與成為發生的，這主題必然與在時間中的順序有關。

.....而任何去考量現在，以作為內在地最重要事物的這種偏好，未能察覺到人文地理學作為一門發生的科學這一已被表明的目標。

紹爾視人文地理學為「發生的科學」，當然源自他所強調的：文化是作用者，自然的地區是中介物，文化景觀是結果，這種過程的深化(Sauer, 1967: 343)。

馬丁在〈紀念理查德·哈特向(1899-1992)〉專文中，特別提及：《地理學的性質》出版後，受到協會的會員以及大部分大學地理學系的教員與研究生的閱讀，但「柏克萊是一顯著的例外」(Martin, 1994: 485)。就在於以紹爾為核心的柏克萊學派，根本上是從不同的德國知性傳統思考地理學，而創造出以景觀形態學為基礎的文化地理學研究。紹爾既然認為哈特向的觀點是「極大退卻」，當然也就將他的看法摒除在外。

時至今日，這兩位學者對地理學的主張，在地理學思想史的探討上，依舊常被提及。但在今日地理學的實踐上，少有研究者會注意到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遺產；相反地，紹爾的景觀形態學，依然是當代文化地理學的傳統之一，常被稱為：較偏重物質文化的傳統文化地理學研究，以

之區別「新文化地理學」。儘管他的觀點在 1980 年代初，曾被新文化地理學者批評為文化的「超有機論」(Duncan, 1980)；但以歷史、文化為導向之柏克萊學派的景觀地理學研究，聲名依然不墜。此外，紹爾藉由研究土地與生活的獨特構造，而對文化生活整體性理念的堅持，以及在作為一個綜合體的景觀上，去捕捉一個地區文化的整體運作等等看法，仍深刻影響今日的文化地理學研究。當前的地理學，對紹爾與哈特向觀點的關注，即有著這般天壤之別的可見差異。

### (三) 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與當代地理學：存在論觀點的審視

在《地理學的性質》刊行 50 年後的 1989 年，美國地理學者協會 (A. A. G.) 彙編多位地理學者專論此書的文章，而出版《對理察德·哈特向之「地理學的性質」的深思》(*Reflections on Richard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論文集。此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評論《地理學的性質》的當代重要性」(Entrikin and Brunn, 1989: ix)，並有多位學者針對這主題的相關論題，提出專題的討論。論文集共有 7 篇專文，皆不約而同地採取重新評價的角度，針對特定主題深入討論，有些並以深入審視與批判的觀點，論述《地理學的性質》不足之處。巴翠爾 (Karl W. Butzer) 認為：《地理學的性質》常被設想為主要設計來當作德國地理學的權威說明，哈特向從德國地理學取得一種方法論，而去「強加」在美國地理學之上 (Butzer, 1989: 38)。而弗萊德·路克曼 (Fred Lukermann) 在《〈地理學的性質〉：發生於其後者必然是其結果，由於這個，因此？》則有如下的結論 (Lukermann, 1989: 61-62)：

總之，《地理學的性質》過去是、現在也是一本重要與深具影響的著作。它將變成這學科歷史的部份資料庫。它的權威，在地理學作為地區的差別——即分布論科學之論據的支持上，是極具影響的。地理學係由不同的前提所界定，不論是人類-土地的關係、分布、文化景觀、歷史地理學、生態學或是空間交互作用等等，均首要地在它們的需求，以及為防衛目的的相反論點的世代之中，而被影響。超越了它的時期 1939-59 年之外，《地理學的性質》對於作為一門系統科學的地理學，除了一度擾亂地理學的進展外，它所做的積極或消極的貢獻非常少。在這世紀的中期，我們業已看到在部分同業上少數人之一於分期刊物中的立即回應；它們確實被壓倒。在 1960 年代後，這回應是喧嚷的與爭論的，基本上把《地理學的性質》的信條置於一旁。可預期地《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僅是過去的反響。

在地理學思想的歷史中，《地理學的性質》有著它的地位——一個非常顯著的地位，但 30 年來它不再握有非常具支配的地位。

本研究大抵上贊同路克曼的這些主張。馬丁在〈紀念理察德·哈特向 (1899-1992)〉專文中，曾提及《對理察德·哈特向之「地理學的性質」的深思》出版後，哈特向對此論文集的迴響，頗值得了解 (Martin, 1994: 487)：

這些被收集的論文，原先意味著去表彰哈特向與《地理學的性質》，但事實上這出版物使他感到苦惱。他覺得這些作者應該被更謹慎地挑選，那些個別的人不應被允許把他們自身強加於這特殊場合，此外，那些極其重要的主題並未被處理。身為一位非常周密的人，他覺得難以容忍學術研究的不精確。

這一論文集「使他感到苦惱」以及「身為一位非常周密的人，他覺得難以容忍學術研究的不



精確」。當然出於哈特向原本以為這論文集是「表彰」他對地理學方法論的貢獻，或許會是許多讚美之詞充溢論文內，事實則與期待有頗大的差距。檢視這本論文集，除數篇較為正面的看待《地理學的性質》的貢獻外，特別是馬丁所撰的〈《地理學的性質》與雪佛-哈特向的爭論〉外，其它論文則在重新審視中，加了許多批判的論述。畢竟，哈特向以規定的方式，而呈現「地理學的本質或性質」當是怎樣或如何的回答，終究脫離這門學科整體的發展趨勢；對哈特向來說，「地理學的本質或性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的課題，等同於「地理學方法論」(geographical methodology)，即地理學的歷史(geographic history)或地理學哲學(geographic philosophy)的主張(Hartshorne, 1976: 22-34)；這些顯然有違如下的看法：任何學門的性質或本質的探究，則是隸屬這學門的存在論(ontology)課題，絕無法以歸納論點的方式而獲得(海德格, 2000: 32-45)。哈特向對於地理學方法論的研究，顯然忽視這當由地理學存在論(the ontology of geography)著手，才能獲致這面向探究的目標。

在《對理察德·哈特向之「地理學的性質」的深思》中的部份作者提出的論點，符應本研究所稱之地理學存在論基礎探究的本質。就哈特向的《地理學的性質》及其它地理學方法論的著作而言，其性質均屬於釋義與註解性的，甚少見到深具批判的與反思的一面；亦即，這些著作就其本身而言，皆為由徵引文獻的文本而擇取出表面的意義，並由此建構論點，皆不屬於存在論的分析。哈特向的主要目的，僅是詳盡地列舉出地理學者有哪些看法與理論，而歸納出這些主張的表面意義，卻忽略了「事後從經驗材料中得出的假說，決不可能開展出這些學科的存在論基礎」(海德格, 2000: 59)。但徵諸地理學的文獻卻可發現到，1960年代之前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許多地理學者未加思索地就接受哈特向在《地理學的性質》與《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中，有關於地理學方法論邏輯的主張，而未稍加質疑。在哈特向的觀點中，方法論不會增加我們有關存在於地理學領域內的存在論知識，只是增加我們對於地理學研究性質之知識的了解。他進一步提出：確認地理學的性質、觀點與目的的主要問題，是在經驗的研究上，而非方法論或哲學觀點的釐清。因此，方法論的反思，只能經由地理學的可靠描述或經由過去與現在的地理學者觀點，才得以達成。因此他就認為：研究或討論方法論的目的，不是用來確保我們曾經採納過的特定觀點，也不是計劃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而是用來釐清經由謹慎與確實地文本的闡釋中，我們本身與我們所得到之事物間的相互了解(Hartshorne, 1976: 6-10)。這些看法延伸到哈特向對於地理學探究的要點：「地區差異」的論述上。德瑞克·格里高里(Derek Gregory)認為：哈特向關於《地理學的性質》具影響的探究，在現代地理學有關空間的論述中，佔據了一個奇怪的地位(Gregory, 2000b: 768)。而在1950、1960年代以實證論為立論依據的計量革命時期之科學地理學、空間分析與空間科學等等主張，也是憑藉未經反思的物理性質的空間架構，而置入地理現象的研究；在其有關地理學方法論的討論上，幾乎也是直接運用未經審視的實證科學的方法論。

哈特向所提出的地理學性質的看法，僅止於重述地理學領域的共通點，以及已建立的一些共同看法，卻無法認清：這樣的論述方式，既不能釐清作為經驗科學的地理學的基本概念，也不能獲得這些被視為當然的基本概念被奠立的基礎。此外，這一論述的取向，隱藏於其下的目的，是試圖重新建構一種邏輯，即為了要發現地理學的「方法」(method)，而去考察與研究地理現象的觀點。這種取向的問題就在於：地理現象的研究途徑，反倒是成了學科的本質與特色甚或界定學科為何，直接取代了對經驗科學之學科立論基礎、基本概念的研究。這些趨勢在計量革命時期，

極為明顯。海德格對於上述的這種論述，有如下的看法（海德格，2000：12-13）：

這樣為科學奠定基礎的工作，原則上有別於跛足隨行的『邏輯』。『邏輯』不過是按照一門科學的偶然狀況來探索這門科學的『方法』而已。奠定基礎的工作是生產性的邏輯，其意義是：它彷彿先行跳進某一存在領域，率先展開這一領域的存在建構，把贏獲的結構交給諸門實證科學，使實證科學能夠把這些結構作為透徹明晰的對發問的提示加以利用。

亦即，科學的奠基所取決的步驟，絕非僅是探究過程中經驗現象的論述邏輯展現；奠定科學基礎的工作，是對科學存在結構的探究。當然，就本研究而言，僅針對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進行深入的審視，有關經驗科學的存在結構的闡釋，則已超越本研究的主題，資不贅言。不過在此需提出的是：任何有關地理學性質或本質的研究，所需面對的是在地理學領域內傳統上對方法論不適切的討論，以及部分地理學者欠缺反思而採納物理性質的存在論以作為地理學方法、探究的基礎，以及奠基的邏輯等等，皆為地理學存在論研究面向上的重要課題。本研究在此對哈特向地理學方法論的審視所提出的反思看法，可說是對這一面向研究的初步嘗試。

## 結 語

本研究經由冗長與細密地審視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著作，而呈現出的成果就是：哈特向係以具選擇性的立場，而引用康德的地理學觀點以及改編赫特納等學者的地理學看法，以之建構他的地理學性質的研究；亦即，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係根據自己的觀點以及為了鞏固美國地理學之地位的目的下，而再現德國地理學的知性傳統，這些具體展現在《地理學的性質》與《論地理學性質的觀點》等方法論著作中。

哈特向這些較具代表性，並廣為討論、引用之論著的主要目的甚或特徵，就是要詳細地列出赫特納等地理學者曾說過什麼，而歸納出這些主張的表面意義，即透過詳細審閱地理學的歷史，而確定它的本質或性質，這其實就表現在《地理學的性質》的副標題「根據過去之當前思想的審慎全面評述」(*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之上。當然這些著作的更深層意義，則代表著：哈特向想要藉由援引古老的歐洲地理學傳統，而明確地尋求確認出「就像地理學已被產生那樣」的領域究竟有何外貌，並試圖去決定在科學之中，地理學的「邏輯立場」究竟為何；進而在這些方法論著作中，呈現出他自己對於這一門既廣泛、但統一的領域的看法，並使得這學科能聯繫到它同源的領域，而刻畫出這學科的特性。這些雄心儘管曾引起當時地理學者的注意，也引發一些關注，但在實質上，誠如路克曼所言：《地理學的性質》「所做出的積極或消極的貢獻非常少」(Lukermann, 1989：62)；若回頭審視現代地理學的發展過程，而反思此書內容的話，的確是如此。

就當前地理學的觀點與地理學的發展來說，哈特向的《地理學的性質》等專著，所揭示或預見的地理學的性質，早已脫離當代地理學發展的軌跡，甚至無法提供任何啓示，特別是他所展現出的地理學性質的看法。若由地理學存在論基礎重新審視哈特向的地理學方法論研究，則更顯露出這些著作捉襟見肘之處。

亦即，本研究認為：哈特向於《地理學的性質》所採取的論述方式，即以地理學者曾說過什

麼，而歸納這些主張的表面意義，實忽視這作法本身，絕無法展現他所欲達成之地理學的性質或本質的闡明，即闡釋地理學的存在論基礎。換言之，人文科學反思的重要課題，一直是對其研究進路所立足根基的關注：這是對於任何學科奠基的存在論的了解，以及我們應採取何種態度，接受這些進路有關詮釋人類的社會組織、文化歷史與世界的特定模式（海德格，2000：32-45）；基於此，方能一窺「地理學的本質」。以此科學反思的觀點，而詰問將近 70 年歷史之哈特向的相關著作，似乎是苛求。但對於任何經驗科學來說，這是可行的，而且必須如此；亦即，唯能確認出地理學存在論的基礎，方能獲致地理學的本質或性質的切確答案。

## 徵引文獻

- 哈特向（1997）：《地理學性質的透視》（黎樵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海德格（2000）：《存在與時間（修訂譯本）》（陳嘉映與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
- 赫特納（1997）：《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Butzer, Karl W. (1989) : Hartshorne, Hettner and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in Entrikin, J. N. and S. D. Brunn ( eds. ) , *Reflection on Richard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p.35-52, Washington :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Duncan, James S.(1980)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0 (2) : 181-198.
- Entrikin, J. N., Brunn, S. D. (1989) : Editor's preface, in Entrikin, J. N. and S. D. Brunn ( eds. ) , *Reflection on Richard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p.ix-x, Washington :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Gregory, D.(2000a) : Chorology( or Chorography ), in R. J. Johnston etc(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sup>th</sup> ed. ) , pp.79-80,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Gregory, D.(2000b) : Human geography and space, in R. J. Johnston etc(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sup>th</sup> ed. ) , pp.767-773,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Haggett, P. (1994) : Geography, in R. J. Johnston etc ( eds. ) ,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3<sup>rd</sup> ed. ) , pp.220--223,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Hartshorne, Richard (1935) :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9 (5) : 785-804.
- Hartshorne, Richard(1948)On the mores of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in American geograph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8 (2) : 113-125.
- Hartshorne, Richard(1958)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s a science, from Kant and Humboldt to Hettn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8 (2) : 97-108.
- Hartshorne, Richard(1976)*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5<sup>th</sup> ) , Pennsylvania : the Association Lancaster.
- Hartshorne, Richard (1979) Notes toward a bibliobiography of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Special Issue : Seventy-Five Years of American Geography*,

69 (1) : 63-76.

Harvey, F., Wardenga, U. (1998) The Hettner-Hartshorne connection : reconsidering the process of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geographic concept, *Finisterra*, 33 (65) : 131-140.

Harvey, F., Wardenga, U. (2006) Richard Hartshorne's adaptation of Alfred Hettner's system of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2 (2) : 422-440.

Johnston, R. J., Sidaway, J. D. (2004)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45* (6<sup>th</sup> ed.) , London : Hodder Arnold.

Kant, I. (1970) A transl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to Kant's "Physische Geographie" (trans. by J. A. May) , in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its Relation to recent Geographical Thought*, pp.255-264, Toronto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ukermann, Fred (1989)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in Entrikin, J. N. and S. D. Brunn (eds.) , *Reflection on Richard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p.53-68, Washington :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Martin, Geoffrey J. and Preston E. James (1993) *All Possible World :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INC.

Martin, Geoffrey J. (1994) : In memoriam : Richard Hartshorne 1899-1992,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4 (3) : 480-492.

Sauer, Carl O. (1941) 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1 (1) : 1-24.

Sauer, Carl O. (1967)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in J. Leighly (ed.) , *Land and Life :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pp.315-35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aefer, Fred K. (1953) *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 A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3 (3) : 226-249.

投稿日期 : 97 年 04 月 30 日

修稿日期 : 97 年 07 月 20 日

接受日期 : 97 年 08 月 15 日